

试论图阿雷格人与马里危机

——兼论马里的民族国家建构问题*

潘华琼

内容提要 马里危机是由图阿雷格人反政府武装发动叛乱、宣布阿扎瓦德独立造成的。图阿雷格人的叛乱又由多方面因素所致，包括内在的人口、地理环境和发展政策的矛盾，还有历史因素及外来势力的影响。目前的马里危机不仅与民族冲突或极端主义宗教势力的崛起有关，也与法国的殖民统治和独立后的发展政策有密切的联系。图阿雷格武装分子正是利用了民众对现政权的不满情绪，与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合作并宣布北方独立。而后者又利用了南北分裂的局面大行其道。危机深刻反映了马里由来已久的民族国家构建面临的困境。

关键词 非洲政治 马里危机 图阿雷格民族 阿扎瓦德

作者简介 潘华琼，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北京 100871）。

2012年初以来，马里危机引起了国际社会、特别是法国和美国前所未有的关注。马里危机主要发生在北方，北方问题历来被认为是图阿雷格人的叛乱问题。因为只是涉及到图阿雷格人的民族问题，所以长期以来就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但目前北方不仅宣告“阿扎瓦德”国家的独立，而且已被极端主义宗教势力所控制，而极端主义宗教势力在西方语境中很容易被转化为“恐怖主义组织”。那么，这场危机是否如同苏丹的南北民族冲突将导致国家一分为二？又是否会像阿富汗在权力真空地带出现塔利班那样强大且很快赢

* 本文是在作者于2012年9月徐州召开的中国非洲史研究会第九届年会上的发言稿的基础上加工而成。感谢《西亚非洲》匿名审稿专家对本文修改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得民心的极端主义宗教势力? 我们需要通过深入分析这场危机的原因、特别是图阿雷格人的起源与发展才可能找到合适的答案。

马里危机现状

(一) 马里危机概述

马里南北可以尼日尔河为界: 北方包括廷巴克图 (Timbuktu)、加奥 (Gao) 和基达尔 (Kidal) 3 个大区, 又分别称为第六、七、八区, 占马里国土面积的 60%、总人口的 8.9%。^① 廷巴克图、加奥和基达尔既是大区的名称, 也是大区行政中心所在地的城市名称; 南方包括其余 5 个大区 (卡耶、库利科罗、锡卡索、塞古和莫普提) 和一个中央直辖区 (首都巴马科)。马里全国约 90% 人口是穆斯林。

马里危机主要是指当前的南北分裂状况。在北方, 自 2012 年 1 月 17 日以来, 由图阿雷格人组成的“解放阿扎瓦德民族运动” (Mouvement national pour libération de l'Azawad, MNLA) 在加奥地区的梅纳卡 (Ménaka) 起兵, 与马里政府军已经发生多次交战。在南方, 2012 年 3 月 22 日, 驻扎在库利科罗大区卡迪城 (Kati) 的官兵在阿马杜·萨诺戈 (Amadou Sanogo) 上尉的率领下发动政变, 推翻了时任民选总统阿马杜·图马尼·杜尔 (Amadou Toumani Toure), 自立“民主复兴和国家重建全国委员会” (The National Committee for Recovering Democracy and Restoring the State, CNRDRE)。^② 军队声称政变的原因是政府派他们与北方图阿雷格分离主义者开战, 但提供的装备很差, 无法打赢北方的叛军。他们认为政府缺乏镇压北方图阿雷格分离主义者的政治意愿, 因此不再听任政府的摆布。

在南方发生政变之时, 北方的解放阿扎瓦德民族运动在 2012 年 3 月底至 4 月初迅速攻占了北方三大重镇基达尔、加奥和廷巴克图。4 月 6 日, 军事政变领导人萨诺戈与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ECOWAS, 下文简称“西共体”) 签

^① 据统计, 2009 年马里总人口是 1 450 多万, 按此推算, 北方三省人口约 130 万。马里的游牧民族包括图阿雷格人、毛雷人和部分富拉尼人, 占总人口的 17%, 接近 250 万, 估计马里目前的图阿雷格人在 40 万~45 万之间。See *Atlas du Mali*, Paris, Les Editions J. A., 2010, p. 98; Michael Brett and Elizabeth Fentress, *The Berbers*, Blachwell Publishing, 1997, p. 210.

^② 杜尔于 2002 年和 2007 年连续当选为马里总统。

署权力移交协定。与此同时，解放阿扎瓦德民族运动宣布“阿扎瓦德”国家独立，定都加奥，由此导致马里南北分裂的局面延续至今。

然而，宣布“独立”的阿扎瓦德国很快面临包括其他非洲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同时面临地区内的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AQIM）、信仰捍卫者（Ansar al - Din）和西非统一与圣战运动（MUJAO）等宗教极端主义分子的威胁。

（二）北方的恐怖主义组织与极端主义宗教势力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下称马格里布基地）是阿尔及利亚的一个恐怖主义组织，其主要力量来自阿尔及利亚原“萨拉菲斯特宣教与战斗集团”（Salafist Group for Preaching and Combat, GSPC）^①，2006年9月因与本·拉登的基地组织正式结盟，同年12月改名，已被美国和欧盟列入恐怖主义组织的名单。该组织成立之初约有300人，目前有500~800名成员，主要在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南部、马里北部和毛里塔尼亚等地从事贩毒、走私、绑架等犯罪和恐怖主义活动。^②

西非统一圣战运动（下称西非圣战运动）是2011年中从马格里布基地中分离出来的，起初由马里和毛里塔尼亚的阿拉伯人组成，不过是百余人的小组织，以加奥为基地，但发展迅速。它通过马格里布基地的人质费和贩毒获得资金，招募了很多马里北部的当地人——桑海人和富拉尼人（Fulani）^③，以及来自塞内加尔和尼日利亚博科圣地组织（Boko Haram）的成员，其创始人哈马达·乌尔德·默哈迈德·凯鲁（Hamada Ould Mohamed Kheirou），别名阿布·古姆-古姆（Abu Ghoum - Ghoum），是毛里塔尼亚政府的通缉犯。该组织因与马格里布基地的渊源，加上有博科圣地组织的成员，已经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2012年12月7日被美国国务院正式列入恐怖主义组织的名单。^④

信仰捍卫者是由伊亚德·阿戈·伽利（Iyad Ag Ghaly）领导成立的，他是

① “萨拉菲斯特”是专指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热衷于用暴力进行圣战者。

② 按美国国务院的规定，恐怖主义组织有三项标准：其一必须是外国人组织；其二必须从事恐怖主义活动或留有从事恐怖主义的能力或意图；其三是该组织的恐怖活动肯定威胁到美国的安全或国防、外交关系和经济利益的安全。Se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Washington, *Country Reports on Terrorism* 2011, D. C., July 2012, p. 221.

③ 又称富尔贝人（Fulbe）或颇尔人（Peul）。

④ “Islamist Group in Mali Now on US Terrorism List”, <http://www.alarabonline.org/english>, 2012 - 12 - 08.

1990年和2006年两次图阿雷格人叛乱的主要领导人。但在杜尔总统任期内,2007年他被派到沙特阿拉伯的吉达(Jeddah)领事馆工作,2010年因被怀疑与基地组织有牵连而被撤职。之后,他回到马里,2011年下半年因没有当上解放阿扎瓦德民族运动的领导人,便以基达尔为立足点,自组信仰捍卫者,2012年3月正式开始活动。该组织因充当扣押人质的基地组织与人质的当事国之间的调解人而从中渔利,加上海湾地区瓦哈比派(Wahhabi)的支持,资金充裕。

(三) 解放阿扎瓦德民族运动与极端主义宗教势力的纷争

在政府治理缺失的马里北方,上述恐怖主义组织和伊斯兰极端势力相互间展开角逐。由于信仰捍卫者和西非圣战运动的目的是要将伊斯兰法推广到整个马里,他们既反对马里政府也反对阿扎瓦德独立国。解放阿扎瓦德民族运动大多数成员是图阿雷格人,而图阿雷格人的自我定义是民主的、世俗主义及柏柏尔人(Berber)。为此,阿扎瓦德宣称的世俗主义是不分宗教与部族的国家,这与信仰捍卫者或西非圣战运动旨在建立伊斯兰教法的统治截然不同。

信仰捍卫者的成员与解放阿扎瓦德民族运动的成员开始走得很近,因为绝大多数成员是图阿雷格人,而且后者的队伍中有不少成员参加过1990年伊亚德领导的叛乱。在这次危机的初始,双方一度联手,很快打败了北方的政府军。2012年5月26日,双方还在加奥签约宣布建立阿扎瓦德伊斯兰教共和国,但终因目标不同而分裂。于是,信仰捍卫者很快就在廷巴克图驱逐解放阿扎瓦德民族运动的领导人,拔掉他们的彩旗后插上自己的黑色旗帜,并宣布实施伊斯兰法,包括干涉妇女戴面纱、实行各种酷刑、破坏廷巴克图的圣者陵墓和亚希亚清真寺的门,等等。

信仰捍卫者与解放阿扎瓦德民族运动分裂之后,就与西非圣战运动走到了一起。信仰捍卫者的发言人乌玛尔·乌尔德·哈马哈(Oumar Ould Hamaha)是出生于廷巴克图地区的阿拉伯人,与西非圣战组织联合后,成为该组织的军事首领。2012年6月28日,解放阿扎瓦德民族运动被赶出阿扎瓦德的首都加奥。7月15日,解放阿扎瓦德民族运动宣布放弃寻求在北部地区建立独立政权的目标。之后,极端主义宗教势力迅速控制了北方大片领土,信仰捍卫者控制了基达尔和廷巴克图,而西非圣战运动控制了加奥和杜旺扎(Douanza)、逼近离巴马科仅560公里莫普提(Mopti)。

由于这些极端主义宗教势力与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多少有牵连,如协助其绑架人质、劫掠军火和贩毒走私等,致使马里北方成为一个岌岌可危的政治

动荡和军事冲突的地区，前途叵测。

马里危机的根源

突如其来的马里危机的直接起因是图阿雷格人的叛乱。而图阿雷格人叛乱一直是令马里政府头疼的北方问题。因为图阿雷格人是马里北方的主要居民，他们已经有过多次反叛政府的记录。那么，图阿雷格人为什么要反对政府？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起来反对政府呢？

（一）人口、地理环境与发展政策

图阿雷格人、桑海人（Songhai）、阿拉伯人和富拉尼人是生活在马里北方的主要民族，前二者人数较多。阿拉伯人在马里的人口统计中称毛雷人（Mauré），讲阿拉伯语，实际是贝都因人、柏柏尔人和非洲人的混血儿。理论上，除了桑海人是定居的农耕民族之外，其余均可视为游牧民族。但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游牧民族并非保持固定不变的生产和生活习惯，有不少富拉尼人成了从事农耕的定居民。阿拉伯人很多从事贸易，他们曾骑着骆驼和图阿雷格人一起穿行在沟通南北与东西的撒哈拉商路上。但自近代海路开通之后，特别是桑海帝国衰落之后，撒哈拉商路的重要性大减，廷巴克图和加奥等商业重镇也随之衰败，很多阿拉伯人开始定居在马里北方的城市经商，更多向巴马科、塞内加尔和科特迪瓦等地迁移。但多数图阿雷格人仍然坚持游牧生活，凭着擅长在沙漠中找水和打井的技能，他们还能在沙漠中顽强生存且养成了自由不羁的性格。

图阿雷格人所处的撒哈拉和萨赫勒地带，常年干旱少雨。1968年开始的干旱持续了6年，到1974年形成极端干旱，导致大批图阿雷格人流亡到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和布基纳法索等邻国。此后，发生于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中叶的干旱，严重打击了以畜牧业为主的游牧民族、特别是图阿雷格人的生源，大批图阿雷格人前往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逃难。^①总之，每当干旱降临，大批牲口死亡，图阿雷格人也就失去了生活的来源。所以，他们需要求助政府或寻求其他生源。但北方的图阿雷格人在多次面临旱灾威胁的情况下，得不到政府的救济与帮助，他们已有被边缘化的意识。

^① André Bourgeot, "Identité touarègue: De l'aristocratie à la révolution", *Études rurales*, No. 120, Oct. - Dec., 1990, pp. 129 - 162.

自独立以来,北方因长期被边缘化而得不到应有的发展机会。马里共和国的历任总统均为南方人,第一任总统莫迪博·凯塔(Modibo Keita)是巴马科人,第二任穆萨·特拉奥雷(Mussa Traoré)和第三任科纳雷(Alpha Oumar Konaré)均为卡耶人士,第四任杜尔来自莫普提。所以,北方民族、特别是游牧民族在资源的分配、基础设施的建设、政府部门的职位、教育和就业机会等各个方面处于不利的地位,以致他们对政府的不满由来已久。尽管绝大多数图阿雷格人并没有参与反叛政府的行动,但图阿雷格人的反政府武装领导人正是利用了民众的这种不满心理才得以发展壮大。

(二) 历史根源

图阿雷格人的叛乱可以追溯到法国殖民主义时期。法国人先在1830年建立了阿尔及利亚殖民地,1904年建立以巴马科为首都的上塞内加尔和尼日尔殖民地(Haut-Sénégal et Niger,1920年后改名法属苏丹),法国欲建立跨撒哈拉铁路来连接其阿尔及利亚和法属西非殖民地,自然会破坏图阿雷格人的沙漠驼队早已开辟的商路和他们自由迁徙的领地。所以,图阿雷格人在1881年袭击了前来进行科学考察的弗莱特使团(Flatters Mission),从而使法国的殖民地开发计划破产。在1895~1917年法国征服撒哈拉期间,图阿雷格人因不愿意沙漠被外族占领而进行了激烈的抵抗,特别是1916~1917年的抵抗遭到了法国殖民政府的严厉镇压。图阿雷格人的佩剑毕竟敌不过法国的现代军事装备,最终不得不屈服于法国的殖民统治。

1960年马里独立后,凯塔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决定和命令来限制图阿雷格人,试图使他们成为定居民,导致1962~1963年图阿雷格人发动了第一次反政府叛乱。这次叛乱的主力是未经过军事训练的图阿雷格青年,由阿拉迪(Alladi Ag Alla)领导,旨在报复其父亲阿拉被法国殖民当局杀害。但这次反叛也反映了图阿雷格人对以前的法国殖民政府和新独立的非洲人政府的不满。^①叛乱遭到了严厉镇压,致使那些参与叛乱的幸存者逃往阿尔及利亚南部和毛里塔尼亚等邻国避难。

流亡邻国的图阿雷格人,不仅失去了牲口、奴隶和国籍,成为失业者(Ashumar),^②而且很多人在当地受到了歧视。他们试图在那里找工作,却未

① Tiéfolo Coulibaly, *Irrédentisme Touareg au Mali*, *Mali Demain*, 19 May, 2012.

② Michael Brett and Elizabeth Fentress, *op. cit.*, p. 223.

能如愿。1969年卡扎菲推翻利比亚君主政权上台后，表示欢迎图阿雷格人且承诺帮助他们解放阿扎瓦德，还给他们配备了枪支弹药。正是在利比亚，流亡的马里和尼日尔图阿雷格人成立了“解放阿德拉尔和阿扎瓦德民族运动”（MNLA），旨在“解放”马里和尼日尔北部地区。1988年，伊亚德·阿戈·伽利领导成立了“解放阿扎瓦德人民运动”。

1990年6月28日爆发了第二次图阿雷格人叛乱。伊亚德领导的解放阿扎瓦德人民运动袭击了梅纳卡与尼日尔接壤的警察哨所，释放了监禁的尼日尔囚犯，接着与政府军发生血腥冲突，300多人丧生。马里安全部队开始攻占图阿雷格人的营地，屠杀无辜，殃及一些未参与叛乱的图阿雷格人。这场叛乱一直持续到1996年，最终在廷巴克图举行了销毁武器的仪式，象征双方达成和解。由此可见，第二次叛乱的主力是从利比亚回来、受过军事训练的图阿雷格人。

在第二次图阿雷格人叛乱期间，马里政府与反政府武装在阿尔及利亚先后签署了塔曼拉塞特和平协定（Tamanrasset Accords，下文简称“塔城协定”）和“全国协议”（Pacte national）。^①由于马里政府没有落实这些协议，2006年5月23日，从国外归来的图阿雷格人组成民主变革联盟（Alliance Démocratique pour le Changement，ADC），伊亚德任秘书长，以阿德拉尔·伊佛哈斯（Adrar des Ifoghas）山区为基地，在基达尔和梅卡纳地区发动了第三次叛乱。^②同年7月4日，经阿尔及利亚政府的调解，马里政府与该组织代表签署“阿尔及尔协定”（Algiers Accords），内容与塔城协定和全国协议雷同，允诺北方高度自治，让该组织成员加入政府军并管理北方阿扎瓦德地区。但他们的反叛活动并没有停止，2007年达到高潮，2008年因民主变革联盟的分裂而平息。由于这是一场与邻国尼日尔并发的图阿雷格人叛乱，后者延至2009年，故视整个叛乱的期限为2006年至2009年。^③

① “Les accords de Tamanrasset”，http://www.tamanrasset.net/modules/newbb/viewtopic.php?post_id=2960, 2012-08-12; “Pacte national conclu entre le gouvernement de la République du Mali et les Mouvements et Fronts unifiés de l’Azawad consacrant le statut particulier du Nord du Mali”，http://www.tamazgha.fr/Pacte-national_1689.html, 2012-08-12.

② “Tuareg - Mali - 2006 - 2009”，May 2006，<http://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world/war/tuareg-mali-2006.htm>, 2012-08-12.

③ 也有人的将2006年、2007~2009年的两次反政府运动视为图阿雷格人第三次和第四次叛乱，那么2012年开始的叛乱为第五次。<http://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world/war/tuareg-mali-2006.htm>, 2012-08-12.

(三) 外来国际因素的影响

马里北部是一个远离中央政权的地区，政治上留有很多空间，所以，外国势力不断在该地区进行活动。最近的图阿雷格人叛乱与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有密切的联系，尤其是发生在中东的剧变。解放阿扎瓦德民族运动的发展壮大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发动的推翻卡扎菲政权的利比亚战争分不开的。

自九一一事件后，美国为支持全球反恐，开始帮助马里训练军队，政变军人阿马杜·萨诺戈就是在美国受过训练的军官。为配合国际反恐，2009 年，马里政府在北方抓获了 4 名马格里布基地的成员，其中包括两名阿尔及利亚人，以及毛里塔尼亚人和布基纳法索人各一名。同年 11 月，该组织在马里北部绑架了一名法国人，以此要挟马里政府释放被捕人员，否则将处决法国人质。为保全人质，法国政府要求马里政府释放基地组织成员。而在释放之后，马里政府遭到毛里塔尼亚和阿尔及利亚政府的指责。前者甚至撤回驻马里大使，后者则冻结部分安全与经济合作项目。

2010 年，法国与毛里塔尼亚联手在马里北方与马格里布基地发生战斗，后者有 11 名成员被击毙。但这次在马里境内的联手行动却绕过了马里政府。之后，马格里布基地开始报复，并宣布首要敌人是法国。马里北部由此成为人质危机的潜在场所和旅游的“禁区”，马里的旅游业也因此遭受严重打击。而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得到了法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帮助并在马里北部打击恐怖主义分子。与此同时，美国和法国联合起来迫使马里政府加强对撒哈拉地区的控制，这就意味着增加军事力量，从而违背了塔城协定和全国协议的精神，阻碍了北方的自治进程。

瑞士政府也在马里活动多年，设在巴马科的发展与合作指导办公室 (Direction du développement et de la coopération, DDC) 曾帮助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在马里招募数百名图阿雷格人攻打卡扎菲，而且资助他们获得武器反对马里政府。他们在南方主持召开分权会议，在北方则资助解放阿扎瓦德民族运动的独立活动。^①

实际上，直接参与北方叛乱的并不是处于边缘化并面临严峻挑战的图阿雷格人，而是被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武装起来的少数图阿雷格人及流亡在外的

^① Paul Mben, Assarid Ag Imbarcawane, député à l'Assemblée nationale : Si la Suisse est honnête, elle doit s'expliquer..., http://www.maliweb.net/news/politique/2012/08/27/article_87752.html, 2012-09-12.

失业者。卡扎菲在倒台前几年，将数百万美元的经济援助给了马里和尼日尔的领导人，同时又暗地支持图阿雷格人与之作战，这与西方一些国家“先制造火灾再灭火”做法如出一辙。马里北方的危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图阿雷格民族的历史变迁

（一）图阿雷格人的起源

“图阿雷格人”的词意是“费赞人”（People of the Fezzan），起源于今天的利比亚。现今利比亚的费赞在塔玛谢克语（Tamacheq/Tamajeq）中称作“Teraga”，这是今天的英语“Tuareg”或法语“Touareg”的由来。^①图阿雷格人属于非洲大陆北部最早的居民，是古老的柏柏尔人的一支。他们讲同一种塔玛谢克语，属于柏柏尔语族，也是该语族中受阿拉伯语影响最小的语言。

今天的图阿雷格人生活在从摩洛哥东南部的塔非拉勒（Tafilalt）以南广阔的撒哈拉和萨赫勒地区，主要分布于马里、尼日尔、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四国境内。他们之所以被视为同族，有语言学、考古学和文字上的佐证。他们以传说中生活在5世纪后半期的亭·希楠女王（Tin Hinan）为部族之始，有阿尔及利亚南部的阿巴勒萨（Abalessa）女王古墓为证，^②阿巴勒萨是当时图阿雷格人的“首都”。

图阿雷格人除了有自己的语言，还有自己古老的提菲纳格文字（Tifnagh）。尽管很多柏柏尔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都被阿拉伯化了，会使用阿拉伯文，但图阿雷格人却保留了古老的柏柏尔人文字。现在提菲纳格有被推广成为整个柏柏尔人文字的新趋势。^③

马里的图阿雷格人自认为与摩洛哥的阿马兹格人（Amazigh）和萨赫拉维（Sahrawi）人同族，只是名称不同而已，在马里和尼日尔可以称阿扎瓦德人（Azawad）。“阿扎瓦德”通常是指图阿雷格人生活的游牧区域，包括马里东北部、尼日尔北部和阿尔及利亚南部的干河道，以前有过很好的牧场。“阿扎

① André Bourgeot, op. cit. “图阿雷格”也可以指一位高贵的妇女，动词是“成为高贵的”，这里的高贵包括心灵、品德和行为等各方面。

② Michael Brett and Elizabeth Fentress, *The Berbers*, Blachwell Publishing, 1997, pp. 206-208.

③ 2011年摩洛哥宪法正式规定阿马兹格语为国家语言和官方语言，该语言使用的文字就是提菲纳格。

瓦德人”就表示他们是这一地区的主人。

(二) 图阿雷格人的传统特征

图阿雷格人是游牧民族，长年累月地生活在沙漠和半沙漠中，随季节和水源变动在撒哈拉自由迁徙，对撒哈拉的人类活动了如指掌。他们是撒哈拉的主人，但并非与农耕民族和城市居民隔离：一方面，他们需要用自己的畜牧业产品与农耕民族交换粮食和布匹；另一方面，他们用骆驼帮城市和乡村居民运输所需的商品，充当连接生产者产品交换的商人。图阿雷格人长期以来和农耕民族和谐相处。^①实际上，没有一个纯粹的游牧民族可以在撒哈拉生活，因为商人与商业的发展是现代文明社会不可或缺的内容。

图阿雷格人在迁徙过程中保持了游牧民族自身的一些文化特征，总体而言有五大传统特征：语言、头巾、佩剑、骆驼和游牧。这些均产生于殖民者到来之前的图阿雷格社会，成为他们的民族标识延用至今。^②

首先是语言共同体，正是塔玛谢克语使他们超越了政治与社会的分歧，形成了图阿雷格共同体。其次是生活共同体，长期的游牧生活使他们形成了相对固定的社会等级，自上而下有贵族（Imageghen）、自由人（Imghad）和奴隶（Eklan）。^③除了奴隶阶层，其他都是族内婚。自由人包括贵族分封的诸侯和其他依附性的阶层，包括伊斯兰宗教人士（Ineslemen）和铁匠（Inadam）。^④但也有有的将宗教人士归为穿长袍的贵族。诸侯是贵族的附庸，是使臣和自由人，他可以拥有自己的使臣，希望生活得像贵族一样，在依靠贵族保护的同时为贵族提供生活物资。黑人铁匠虽然是自由的，但是处于等级制度之外的世袭阶层。^⑤图阿雷格人虽然长期保留奴隶制，但他们认为这只是一种社会分工，因为奴隶是他们的家庭成员之一，主人要对其承担相应的义务。再次，他们有与很多非洲地区传统不同的一夫一妻制，还有与很多伊斯兰教国家不同的男子戴面纱、围头巾（以蓝色为最多）的习惯，而女子却不用戴

① Bert Flint, *L' Art de la parure*, Exposition permanente d' arts saharien et amazigh au Musée TISKIWIN de Marrakech, p. 20.

② André Bourgeot, op. cit. .

③ Michael Brett and Elizabeth Fentress, op. cit. , p. 213 - 214.

④ Ibid. , p. 214.

⑤ Baz Lecocq, "The Bellah Question: Slave Emancipation, Race, and Social Categories in Late Twentieth - Century Northern Mali", *Canadian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 / Revue Canadienne des Études Africaines*, Vol. 39, No. 1, 2005, pp. 42 - 68.

面纱。后者或许与图阿雷格人的起源有关，那里女性享有较高的地位、很大的自由度和财产（包括帐篷和奴隶）继承权。

图阿雷格人的游牧生活是以部落迁徙的形式进行的，通常以一两个氏族为单位在沙漠沿相对固定的路线移动。早在法国殖民者到来之前，他们是在旱季时到尼日尔河内陆三角洲附近放牧，雨季时回到北方的家园。但在1932年法国设立尼日尔河局（l'Office du Niger）、并在尼日尔河谷地开辟为宗主国提供原料的棉花种植园之后，图阿雷格人的自由迁徙受到了限制。

（三）图阿雷格人传统在殖民主义时期的变化

自1881年图阿雷格人杀害了的法国军人兼探险家保罗·弗莱特（Paul Flatters）及其考察团成员之后，“图阿雷格人”开始为世人所识。他们在很多法国历史学家的笔下就成了面目可憎的野蛮、无情、残暴、背信弃义之人和破坏分子，而西方人类学家通常把图阿雷格人描述成游牧民族、好战分子，并贴上等级制度和种族差别的标签。^①“图阿雷格”一词常带有贬义，所以马里的图阿雷格人更愿意称自己“阿扎瓦德人”，如同摩洛哥的柏柏尔人更愿意用阿马兹格人的称呼一样。^②

早在法国殖民主义者到来之前，图阿雷格人以贸易、畜牧业和奴隶为生，经济可以自立。当法国到来并建立相对固定的法属西非殖民地后，因为商品贸易和奴隶制度受到削弱和禁止，他们的生存资源只剩下畜牧业。^③法国殖民地统治当局要求图阿雷格人每年须向他们提供大量的骆驼，以便他们运载大批货物到撒哈拉、继续征服并扩大殖民领地。^④

法国在殖民统治期间，利用图阿雷格社会固有的等级制度，用种族观念予以重组，即把上层的贵族（包括武士和学者）视为白人。法国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与图阿雷格的上层贵族进行合作，由此使那些图阿雷格贵族的认同发生了变化。他们自认为是白人，而奴隶是黑人。所以，在整个20世纪，其实“是欧洲探险家、人种学者和殖民政府塑造着一个图阿雷格社会”^⑤。

① Bert Flint, op. cit.

② 有的摩洛哥人认为柏柏尔人与野蛮人（Barabrian）同音、同义。

③ Michele Pietrowski and June Angole, “Cessation of Touareg Repression: Respite or Resolution?”, *Africa Today*, Vol. 38, No. 1, 1st Qtr., 1991, pp. 41-47.

④ Finn Fuglestad, “Les révoltes des Touareg du Niger (1916-17)”, *Cahiers d'Études Africaines*, Vol. 13, Cahier 49, 1973, pp. 82-120.

⑤ Baz Lecocq, op. cit.

(四) 马里独立后的图阿雷格人

由于图阿雷格上层“白人”与殖民者的合作,1960年新独立的马里政府就将他们视为法国殖民者的帮凶,所以就对他们怀有一定程度的敌意。

频繁发生的旱灾和政权更迭,不仅使图阿雷格人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牲口,而且改变了他们传统的家庭生活和文​​化。譬如,一些成年男子到城市找工作,他们不再以佩剑论英雄,而这些进城的男子很难恪守族内通婚的义务,他们的佩剑也就“进了博物馆”;骆驼也不再是重要的交通工具,头巾只是用来挡沙遮阳,而不再是贵族的身份;而且因为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两场特大旱灾,很多奴隶也离开了主人到城里自谋生路,原来的等级社会结构也随之瓦解。^①

随着图阿雷格传统社会的变迁,他们的自我认同也面临挑战。据调查,图阿雷格人的民族认同感较邦巴拉人(Bambara,马里第一大民族,占总人口的32%)、富拉尼人和多贡人(Dogon)都薄弱。^②今天的图阿雷格人很大程度上其实是混合了本民族、阿拉伯人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人的民族。

纵观图阿雷格民族的变迁,他们在历史上并没有建立过统一的国家,而马里的图阿雷格人最了不起的成就是在12世纪初建立了廷巴克图,使其从一个撒哈拉商路的货栈发展成中世纪的伊斯兰教文化名城。但廷巴克图始终没有发展成集政治、经济与文化为一体的中心。据哈佛大学教授亨利·路易·盖茨的观点,廷巴克图衰落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沙漠化造成的,其次才是摩洛哥人1591年的入侵和西方近代开启的商路由内陆向海岸转移造成的。^③

图阿雷格反政府势力与马里政府关系的演变

1963年图阿雷格人的第一次反政府叛乱被镇压之后,几乎没有任何与政府进行谈判的资本。因为他们面对的是新生的、得到广大民众拥护的强大政权,而反叛者是没有武装,也没有经过军事训练的图阿雷格青年。正如前文

① André Bourgeot, “Le corps touareg désarticulé ou l’impensé politique” (The Disjointed Tuareg Body, or Political Unimagination), *Cahiers d’Études Africaines*, Vol. 34, Cahier 136, 1994, pp. 659 – 671.

② Michael Bratton, Massa Coulibaly and Fabiana Machado, Popular Views of the Legitimacy of the State in Mali, *Canadian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 / Revue Canadienne des Études Africaines*, Vol. 36, No. 2, 2002, pp. 197 – 238.

③ 环球国家地理杂志:《通往廷巴克图之路——马里》(DVD),辽宁文化艺术音像出版社,2003年版。

所述，这次叛乱与法国的殖民统治有关，其实质是殖民主义的后遗症。

第二次和第三次图阿雷格人的反叛，均以与政府签署了有利于北方图阿雷格人的协定而收场。虽然协定没有得到很好地落实，但无疑助长了这些经过军事训练并拥有军备的图阿雷格反叛势力的发展。作为这两次图阿雷格人叛乱的领导人伊亚德·阿戈·伽利与政府维持了良好的关系。相对于反叛武装势力的壮大，马里政府的力量在不断地削弱，到第四次图阿雷格人反叛时，政府军被彻底击败。

塔城协定是由马里国务委员总参谋长乌斯曼·库立巴利上校（Ousmane Coulibaly）代表马里政府，和代表阿扎瓦德人民运动（MPA）和阿扎瓦德阿拉伯和伊斯兰阵线（Front Islamique et Arabe de l'Azawad, FIAA, 1990年成立，下文简称“阿伊阵线”）的伊亚德于1991年1月6日签署的，除了明确规定双方停火之外，还确立了减少对北方的军事控制、军事管理职位逐渐让位于民政管理等原则和措施。总之，这是一个对图阿雷格人非常有利的协定。但马里当时的特拉奥雷军政府害怕被南方视为投降行为而没有公开协定内容。这就导致驻扎北方的政府军并没有放松对当地反叛的图阿雷格人和阿拉伯人严加镇压，反而变本加厉。

1992年4月11日，除了阿伊阵线，其他反叛势力组成阿扎瓦德统一运动和阵线（Mouvements et fronts unifiés de l'Azawad, MFUA），^①与马里过渡政府代表达成“全国协议”，进一步明确提出给北方三大区高度自治的“特殊地位”，并决定在北方实施非军事化，包括拆除在图阿雷格人营地和牧区的政府军营、停止军事行动并吸收参加叛乱的人加入国防军，等等。所以，这两个协定的精神是一致的，即减少对北方的军事控制、增加北方的自治权。

尽管马里政府承诺帮助图阿雷格人发展经济，力求纠正北方的边缘化及经济和文化的不平等状况，但由于杜尔于1991年3月发动军事政变，上述两个协议均未得到执行。这场军事政变是在民主运动蓬勃兴起的背景下发生的，起因是军政府命令军队向示威游行的民众开枪。政变之后，杜尔成立过渡政府，表示接受协定并让出自己成立的“拯救人民过渡委员会”（le Comité transitoire pour le salut du peuple, CTSP）的两个席位分别给予阿扎瓦德人民运

^① 阿扎瓦德统一运动和阵线是由解放阿扎瓦德人民阵线（Front populaire pour la libération de l'Azawad, FPLA）和解放阿扎瓦德革命军（Armée révolutionnaire pour la libération de l'Azawad, ARLA）与阿扎瓦德人民运动（MPA）联合而成的。

动和阿伊阵线。1992年6月,科纳雷在大选中胜出,当选为马里共和国的第三任总统,杜尔过渡政府的允诺也就不了了之。

当北方的阿拉伯人和图阿雷格人没有看到政府的承诺兑现,便用“土匪”方式开始抢劫物资。面对政府无力控制图阿雷格人和阿拉伯人反叛势力的暴行,1994年桑海人建立了自卫组织干达·科伊爱国运动(Movement Patriotique Ganda Koy, MPGK)。1995年初,阿伊阵线被政府军打败,桑海人的自卫组织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而解放阿扎瓦德人民运动早已去掉了“解放”二字以示与政府和解。剩下的图阿雷格反叛势力,一是反对穆斯林的解放阿扎瓦德革命军,因出现内讧而力量削弱;二是传统主义者组成的解放阿扎瓦德人民阵线,自1994年11月因财政枯竭而与桑海人组织谈判。所以,图阿雷格反政府武装基本上就只剩下阿扎瓦德人民运动尚有余力。1996年与政府达成和解之后,北方保持了较长时间的平静。

2006~2009年第三次图阿雷格人叛乱期间,马里政府开始把资金用于北方和平、安全与发展专项,旨在重建政府在北方的权威,也提供发展援助支持当地的交通和通讯项目。但后者或许主要用于打击恐怖主义者,而不是为发展当地经济服务。原来的阿扎瓦德人民运动起初也参与了这次叛乱,但很快就解体了。

2011年初开始的利比亚战争,促使很多前卡扎菲的伊斯兰军团所雇用的图阿雷格人回国。他们从利比亚获得武器之后并没有去攻打卡扎菲的敌人,而是运回本国与马里政府作战,穆哈迈德·阿格·纳吉姆(Mohammed ag Najim)曾是卡扎菲军队中的上校,2011年7月他带着满载士兵和军火的车辆回到马里北部,成为解放阿扎瓦德民族运动的首领并打出独立、世俗与反恐的旗帜。^①可见,图阿雷格人同样学会了利用卡扎菲。^②

图阿雷格反叛势力还利用南方政变,宣布北方阿扎瓦德独立。但自宣布独立后得不到国际社会的支持,解放阿扎瓦德民族运动因缺少资金和组织涣散而敌不过极端主义宗教势力,又失去了控制北方的能力。而发动政变的萨

^① Tanguy Berthemet, “Ces groupes armés qui se partagent le nord du Mali”, *Le Figaro*, <http://www.lefigaro.fr/international/2012/07/04/01003-20120704ARTFIG00612-ces-groupes-armes-qui-se-partagent-le-nord-du-mali.php>, 2012-07-04.

^② 彼得·格温撰写;王晓波翻译:《北非图阿雷格人》,载《华夏地理杂志》2011年第9期,第174~191页。

诺戈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特别是西共体决定对其进行外交、金融、经济和文化全面制裁的压力下，不得不实行权力移交。2012年4月12日，国民议会会议长狄翁昆达·特拉奥雷（Diounounda Traoré）任临时总统，筹备总统大选并组织为期12个月的过渡政府，但目前并没有独立解决北方问题的能力。

由此可见，现在马里北部既没有图阿雷格反政府武装，也没有马里政府军。所以，马里政府目前的敌人已经不再是图阿雷格人了，而图阿雷格反叛势力的敌人也不再是马里政府。这就给马里民族国家的重新建构提供了新的契机。

马里民族国家的走向

（一）非洲的民族主义思想与国家建构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撰的《非洲通史》定义，民族在非洲至少指三类人：其一是“一个稳定的、根据历史发展逐渐形成的社群，他们有共同的领土、经济生活、特有的文化和语言”；其二是“统一在一个政府、国土或国家的领土上的人民”；其三是“同一群人或者部落”。^①所以，非洲民族主义就包含了从狭义的部落到广义的泛非主义的概念。后者甚至超越了领土、经济生活和语言等范畴，充分反映了非洲民族主义的多样性或多层次。除了索马里，非洲所有的国家几乎都是多民族的，马里也不例外。

“民族国家（Nation - State）”作为一个术语接近于上述第一个民族概念。西欧国家是民族国家的首创者，自1609年尼德兰经过革命从西班牙的统治下取得独立并建立第一个现代民族政权，至今欧洲大陆已经出现了30多个民族国家（不包括属于另一类型的袖珍国）。由于非洲国家在独立之前多为西欧国家的殖民地，所以，欧洲的民族国家无疑影响到了非洲的国家建构。这一影响是通过殖民统治时期划分的边界和统治政策，以及非洲精英制定的建国方针来实现的，其结果是今天非洲版图上的50多个独立国家。非洲精英大多接受西方的教育，谙熟欧洲民族国家的制度与法律、法规，往往照搬西方的制度。

然而，非洲的民族主义与欧洲的表现截然相反，因为非洲是在一些民族还没有融合之前就建立了国家。所以，独立前的非洲民族主义斗士及倡导非

^① 马兹鲁伊，A. A. 主编：《非洲通史》第8卷（中文版），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315页。

洲国家联合的第一代领导人，均表现为泛非主义者（Panaficanist），而不是欧洲观念中的民族主义者（Nationalist）。之后，因致力于本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狭隘的民族主义及更狭隘的部族主义与泛非主义相伴而生。

非洲民族国家的独立也与欧洲不同。在反抗殖民统治、取得独立的过程中，是以泛非民族主义斗争的方式取得的，是在加纳独立之父恩克鲁玛的“政治王国”思想指导下取得的，即“首先寻求政治王国，其他一切会随之而来。”^① 这里的“政治王国”就是摆脱不公正和压迫。^②

（二）马里民族国家的建构及其困境

在实现国家独立之后，马里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凯塔试图建立有凝聚力的民族国家。“马里”国名本身就能唤起人们的历史骄傲，以称颂马里帝国的缔造者松迪亚塔（Sondiatra）来期盼新国家的繁荣，并提出走社会主义道路，^③ 由此形成了民族文化。但凯塔政府因没有及时解决很多社会矛盾而被政变推翻。1968年11月19日，特拉奥雷政变上台直至1991年3月21日，因社会矛盾激化再次被军事政变颠覆。科纳雷民选政府致力于国家经济和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民族团结达到空前的高度。但上述政治领导人的共同缺陷是都忽视了北方的发展。

然而，马里北方的分离主义者并非代表图阿雷格人，因为“马里人民、包括图阿雷格人都是不愿意北方独立的。”^④ 马里政府的软弱和对北方的利益的“无视”，终将使当地的民众学会如何控制自己的命运。

马里目前的乱局绝不是图阿雷格人所希望的。参加反政府武装的是流亡在外的“失业者”，他们虽然打着宗教或是图阿雷格人的旗号，但实际是土匪。正是这些土匪，他们既不代表真正的伊斯兰教徒，也不代表向往独立和自由的图阿雷格人。所以，外界不应当夸大图阿雷格民族问题对马里国家发

① K. Nkrumah, *Ghana: The Autobiography of Kwame Nkrumah*, Edingbourg: thomas Nelson and Sons Ltd, 1957, p. 164.

② [英国] 巴兹尔·戴维逊著；舒展等译：《现代非洲史：对一个新社会的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01页。

③ Rosa De Jorio, "Narratives of the Nation and Democracy in Mali: A View from Modibo Keita's Memorial" (*La nation racontée et la démocratie au Mali: vue du mémorial de Modibo Keita*), *Cahiers d'Études Africaines*, Vol. 43, Cahier 172, 2003, pp. 827-855.

④ 这是在廷巴克图阿赫迈德·巴巴高等学习与伊斯兰研究院工作的穆罕默德·迪亚加耶特（Mohamed Diagayete）研究员和在巴马科工作的阿布德拉哈马纳·德美（Abdrahamane DEME）在与我的通信中所强调的，促使我对图阿雷格人的理解与认识进一步加深。

展的阻碍。

实际上，很多部族或民族的区分是出自政治上的需要。马里北方民族和宗教的分裂问题，可以1990年成立的阿伊阵线为标志，之后却发展迅速。信仰捍卫者与马格里布基地的联系看似源自伊斯兰教的因素，因为前者主要是图阿雷格人，而后者有来自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尼日利亚等国的成员。虽然宗教通常是作为收买人心的工具，但真正收买人力、壮大队伍的是金钱，其目的还是为了获得政治上的统治权，由此可以保障他们的经济权益。

在当前形势下，马里北方的图阿雷格武装要建立独立的阿扎瓦德国家显然是与欧洲的国家模式相违背的。首先，这不可能得到西方的认可；其次，这一独立的阿扎瓦德民族国家又是与马里国家的意志背道而驰的，被视为分离国家的叛乱行为；再次，图阿雷格人分布在马里周边多个国家，这些国家因担心分离主义的蔓延并殃及本国的统一与安宁，自然不允许阿扎瓦德独立国家的存在；最后，《联合国宪章》第七十三条是给予殖民地人民自决权，而不是每个民族自决建立国家。如果真是后者，那么非洲版图上还将出现数百个、甚至上千个民族国家。

结论与思考

通过上述分析，马里目前的局势不能简单地归纳为民族或部族冲突，也很难用伊斯兰极端主义宗教因素来解释。但我们从中可以得出如下几个方面的结论：

首先，信仰捍卫者和西非圣战运动试图将伊斯兰教法推广到整个国家是行不通的。自伊斯兰教在11~13世纪传到马里以来，从未出现过类似强迫妇女戴面纱、围头巾的做法。极端主义分子在控制地区实施酷刑、禁止播放一切非伊斯兰教的音乐、破坏古墓和清真寺等，其种种做法越来越不得民心，势必遭到马里人民的反抗。他们的宗教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和恐怖主义暴行也经常受到马里的官员、著名的宗教领袖们和广大民众的谴责。总之，极端主义者的意识形态及其暴行在马里民众中难以找到广泛的接受者。从这一点来看，马里北方回归国家整体是民族国家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及其他“恐怖主义”宗教组织则会长期存在。这些极端分子来自四面八方，且很大程度上这些势力不是内生的，而是由于美国和法国的所

谓“反恐行动”而滋生并催化的。所以，马里北方的局势短期内仍然不得安宁，而且割不断与外界的联系，有潜在的“阿富汗化”危机。

其次，非洲国家的边界是殖民主义的遗产，存在很多不合理的划分。但 1964 年非洲统一组织首脑会议在埃及确立了“边界不可更改的原则”，把边界问题搁在了一边。除了索马里拒绝之外，其他国家也都接受了这一原则。但 1993 年 5 月的厄立特里亚独立、特别是 2011 年 7 月南苏丹的独立不仅打破了这一原则，而且很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即北部的阿拉伯人和南部的非洲人因宗教、民族和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将全面分立。但事过一年多，人们并没有看到所担心的事情出现。殊不知阿拉伯人与非洲人经过长期的历史接触和往来，其内在的融和程度并非低于冲突和对抗。只是后者的表现是外在的，较前者更为显眼。虽然苏丹的分裂可以视作北方的阿拉伯人、穆斯林与南方的非洲人、基督徒的分离（在非洲也就仅此一例），但马里阿扎瓦德地区的民族与南方民族并不存在很多语言、宗教和文化上的差异。实际上，今天的图阿雷格人正是这种民族融和的结果。

再次，要解决马里当前的危机，避免外国军事干预并发挥非洲次地区组织的作用至关重要。这就要求冲突各方坐下来谈判。但现在政府面临的难题是如何与叛乱分子谈判。因为起初宣告独立的解放阿扎瓦德民族运动已经让位于其他组织，后者虽然人数不多，也并非全是马里国民或族群的代表，却控制着马里的半壁江山。要使北方回归并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政府不能再像独立初期的凯塔政府将图阿雷格人视作法国殖民者的帮凶，而是要将图阿雷格人与图阿雷格反叛武装和极端主义宗教势力区分开来。后两者也并非不可谈判，如伊亚德·阿格·伽利有过与政府从对立到合作的经历。历史的教训说明马里国家的建构不应忽视图阿雷格人的利益。但如果和宗教极端主义势力谈判，势必得不到欧美的支持和援助，而不谈判又不可能解决当前南北分裂的危机，而且可能会进一步激化，这是目前的马里政府面临的两难境地。

最后，马里国家和人民当前渴望的不仅是一个和平统一与领土完整的国家，更重要的是如何解决 20 多万难民、恢复倒退十年的经济及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总之，不管马里危机结局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即民族国家及其主权正在走向衰落，而更多的国际干预势不可挡，任何以“保护人权”的名义进行干预的行为其实都是因国家利益受到威胁而促成的。早期的图阿雷格人虽

然没有民族国家的概念，但作为沙漠的主人自然早就知道什么是权力或强悍及其带来的经济利益、以及如何变得强悍。现在的马里危机如果只是民族冲突，欧美可能并没有兴趣进行干预，而是恐怖主义问题激起了他们的关注。所以，马里政府也不得不以打击恐怖主义为名、立志在西共体、非盟和欧美的帮助下收复北方。纵观非洲历史，其不幸在于自近代以来再也没有独立发展的机会，尽管非洲人民从未放弃过独立发展的理想和追求。

On the Issues of Tuareg and Mali Crisis

—Also on the Issue of Mali's Nation - State Building

Pan Huaqiong

Abstract: Mali crisis mainly refers to the status of the current North - South secession, caused by the Tuareg rebellion and their declaration of the Azawad Independence. The Tuareg rebellion was result of many factors, including the contradiction of people - environment - development, anti - governmental historical factors and some new external factors. Analysis of Tuareg ethnic origin, tradi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ir modern changes, as well as the evolution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Tuareg rebellions and the government of Mali will help us to get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this crisis, which can be neither summarized as ethnic conflicts, nor explained by the religious extremism. Mali crisis is indeed linked to the French colonialism and post - independence development policies. The armed Tuareg took advantage of their discontent and cooperated with some extremist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at the beginning, then declared the northern independence that has continued to this day. Some extremists profit of the secession and make propaganda for their religion. The crisis, therefore, reflects the long - standing predicament facing Mali in its "nation - state" building.

Key Words: African Politics; Mali Crisis; Tuareg; Azawad

(责任编辑: 詹世明 责任校对: 樊小红)